

GAI BANG PIAO LIU JI

社会问题探索丛书

丐帮飘流记



丐帮漂流记

贾鲁生 高建国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丐帮漂流记》并非离世的传奇，它的诞生却反映在现实生活的多棱镜里，作者为完成该作混迹丐帮数月历险，以洞穴里的茅台酒、小报告、野鸡、跨入贵族行列、康宝畅销的秘密等二十七章节，详尽描绘了丐帮这个“在一种神秘溶剂作用下”掺杂混合而成的奇形怪状的整体。《军人婚恋广角镜》则全方位地展现了军人婚姻这一多维世界的奇光异彩，读罢既能感受到五十年代甘择从良妓女为妻的军人的情怀，又能看到今天的战士在老山伤残后“姊妹易嫁”的奇遇，既能窥见军中女性神秘的爱情，又能听到八十年代军旅中被公鸡替代了的新郎等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活坟墓”里的殉情女到被欺骗了的朝圣者，作者通过军人婚姻对我们民族的国防观念进行了自省和透视。

丐 帮 漂 流 记

贾鲁生 高建国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厦）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6开本 $7\frac{5}{9}$ 印张 153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29—0145—9

I·125 定价2.10元

序 言

邢景文

当这套《社会问题探索丛书》同读者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八年春天以后了。动议之初是在一九八六年年底。经历了一年多审慎的思考和艰苦的劳动，这套丛书才得以问世。

改革的大潮席卷的不只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尚有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然而，近代以来，黄河文明的确是衰落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带来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与希望。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的大潮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与活力。但是，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改革是在有着四千余年民族心理沉积和两千余年封建制度惨淡经营后的今天来进行的。腐朽没落的封建残余还时有所见，旧的传统观念如桎梏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因此，虽然改革的蓝图已经展开，但封建与迷信、官僚主义、愚昧落后的习俗、传统文化心态，却与新思想新观念不协调地并存于中华大地。人们从改

革大潮的排空巨浪中，常常听到不和谐的轰鸣。

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旧的陈规陋习束缚了人的思想，影响了改革进程。所以党中央在下大力抓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同样下大力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个文学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应该站在我国当前这场大变革的前列，以锐利的笔锋，无情地揭露和鞭笞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扫除人们心灵中的垃圾，为新生旧逝唱赞歌。记得一九八六年年底，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与几位青年文学作者聚会的时候，上述观点和感慨便成为主要话题。也就是那次聚会，出版社萌发了抓一套“社会问题探索丛书”的意向。既然是“社会问题”，那么三教九流，乞丐，骗子，赌徒，政客，都上得了台盘；既是“探索”，那么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作为选题。当然并非单纯是社会阴暗面的暴露与展览，作为“文学”，不但将提出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让社会思考，让读者思考，同时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以适应多层次的读者群的需要。这就是本丛书的主旨与范畴。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年轻人，思想敏锐，善于思考，嫉恶如仇，憎爱分明。但囿于阅历和素养，书稿中难免有幼稚甚至粗浅之处，尚望读者鉴谅并提出批评建议，以期这套丛书能臻完善，为大家所喜爱。

目 录

丐帮漂流记	贾鲁生 (1)
军人婚恋广角镜	高建国 (103)

丐帮漂流记

贾鲁生

黑暗与光明之间，仅隔着一条马路。

济南市。马鞍山下，一座宽敞的大院。铁门旁，一块颇有学者风度的白底红字的大木牌：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科研大楼里，几乎每一扇窗口，都挤满了种种社会问题，使得人们殚精竭虑，绞尽脑汁。窗户明亮，视野开阔，抬起头来，便可以清楚地看见从门外那条新修的柏油路上鱼贯而过的小汽车。附近，是省委二宿舍、山东科技出版社、南郊宾馆。小汽车也多是高档次的皇冠、丰田、桑塔纳，伏尔加和国产的上海车在这条路上显得有些寒酸了。

穿过马路，与社会科学院斜对着的是一片柏树林。汽车扬起的尘土，厚厚的涂在叶片上。在沉重的压力下，树梢无力地耷拉着头。阳光在这里消失了。

这并非幻觉。在那些对社会问题极其敏感的学者的眼皮底下，穿过跑着豪华的小汽车的马路，走进柏树林，就有一个幽暗的山洞，里面藏着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

乞丐！

一 洞穴里的茅台酒

乞丐是贫穷的产物。

可是这山洞里的乞丐，并不贫穷。丰盛的宴席已经摆好。他们正在喝酒。酒香驱散了昏暗，视线在洞穴里稍稍有了自由，能够触摸到酒瓶上的那五个诱人的红色大字：

贵州茅台酒！

货真价实。绝不是那种花几元钱买个空瓶子装上普通白酒再滴入几滴“DDV”而以假乱真的冒牌货。

“咣——”

瓷缸子、大白碗、高脚杯、玻璃瓶底，土的洋的，肮脏的和干净的，一群乱七八糟的器皿相互碰撞：

“干——”

一饮而尽。我敢说，此刻他们喝下去的并不完全是酒。这种透明、芳香、辛辣的液体，自从问世之后，逐渐被注入了社会的意识，成为一种标志，一种生活状况的象征。从贫穷低劣的地瓜干酿造的散装白酒，到洋河、双沟、五粮液、茅台，每一种酒都代表着一个生活档次。此刻，这群乞丐，这群贫穷的宠儿，茅台顺着他们的喉咙灌入肠胃，被吸收后，经过血液循环，在肝脏分解，从肾脏排除，经过了这个过程，他们便被贫穷抛弃了。富裕接纳了他们。他们满面通红，兴高采烈，仿佛不是蹲

在幽暗的洞穴里，而是站在富裕的顶峰。一瓶巨人般的茅台，高矗在他们中间。商标上有一行清晰的“配料”说明：

30%贫穷 + 70%的富贵 = 当今中国奇特的乞丐。

这是笔者曾在四个城市对四百多名乞丐进行调查后计算出的百分比。这是否说明，乞丐已逐步从一种经济现象——社会的贫穷病，转入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的富贵病了，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据《中国法制报》载：目前在北京站乞讨的一百多人，每天乞到的钱少则四、五元，多则四、五十元。

据《南风窗》载：来广州、深圳的乞丐，大多是为了乞讨出万元户的。

据《新民晚报》载：最近上海市收容的一百八十五名乞丐，大多不是生活困难者。他们行乞有的是为了造房，有的是为子女筹办婚事，有的甚至是为自己准备棺木。

让我们再回到洞穴的宴席上。坐上首的是靠收徒弟为生的“魔术师”，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穿浅灰色的毛料西装。长脸，尖下巴，戴一副宽边眼镜。他端坐在石头上，屁股下垫着一块洁白的手帕。喝酒绝不大口，夹菜贴着盘边，文质彬彬的样子好象在宾馆里参加宴会。在他的衣服里，

有一条宽皮带，裹着整整六千元人民币。

魔术师左边，是个七十多岁的干瘦的老头。大家都喊他“老三毛”。从解放前五岁时开始流浪，直到现在，满面皱纹，鬓发苍白了，他仍然以行乞为生。他从未有过户口，只知道自己是四川人。仿佛一辈子没洗过脸，贫穷的污垢几乎填平了皱纹沟，却又闪着富贵的光彩。他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一支“三五”，（他从不掏出烟盒），贪婪地抽了两口。含糊不清地嘟囔着：“我叫化了一辈子，这两年才有福享了，都说如今政策好，是好，是好……”

老三毛没注意，坐在魔术师右边的十三岁的小东北，闪电般地偷走了他兜里那盒“三五”，散发给大家，稚嫩的童音在洞穴里响着：“好、好、好……”

在小东北的下首，是“无腿先生”。没有双腿，却有钱，有一辆崭新的轮椅。肥大的衣服紧裹着圆鼓鼓的肚子，脖子粗得系不上扣，腮帮上的肉耷拉着。

再下首，是位二十四、五岁小伙子。身材细长，但肌肉结实。青春的光彩照亮了幽暗的洞穴。两只黑眼球，狡黠地闪动着。他是魔术师新收的三个徒弟中的老大，都叫他大师兄。前些日子，他独自到南方转了一圈，赚了不少钱。今天他买茅台设宴，说是为了感谢师傅的授艺之恩。

一共九个人，个个财大气粗。当他们频频举杯，

向魔术师说着溢美之词的时候，山洞外不时传来小汽车嘹亮的喇叭声。大师兄举起茅台酒瓶，自豪地说：“别看那些当官的，他们坐小汽车，可比不上咱们有钱。”

无腿先生刚刚啃完鸡腿，抹了把嘴：“这话不假。我有个亲戚，是个处长，在北京当处长，顶个副省长，他家里摆了两瓶茅台，晃了晃，妈的，全是空的。”

老三毛接过话茬说：“小汽车，那可是论身份坐的，什么官坐什么轿，古今如此。旧时，有的大官，两袖清风，腰里没有一个子儿，可照品位坐轿，一点马虎不得，咱们算什么，咱们有钱，可没身份，照样是下贱人。”

虽然酒后狂言，却道出了一种现象：茅台象征富裕，而“皇冠”代表地位。富而不贵，有钱不一定有地位，这就是今天的乞丐。在这座昏暗的洞穴里，他们唱起了自己的歌：

我们都是穷光蛋，腰里没有一分钱，要是
有了一分钱，买块糖豆解解馋……

雄赳赳，气昂昂，挎着要饭筐，一进门，
叫了声：“大娘——”给我块干粮……

咱们工人有力量，捏着鼻子喝二两，嘿，
三天三夜喝不醉，三天三夜喝不醉……

二 入 帮

我来到山洞，绝不是因为闻到了茅台的香味儿。

完全出于偶然，我们几位好朋友为究竟有没有乞丐万元户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问题争吵起来。赌了一口气，我便决定混入乞丐帮。

我蓬头垢面，穿一身破军装，在大街小巷逛了整整四天，才找到了一个“向导”。他蜷缩着身子，躲在大观园商场的—个阴暗角落里，大热天披件破绒衣，浑身打颤。

“兄弟，病了？”我关切地问。

“倒霉，感冒着了。”他少气无力地说。

“你等会儿。”我撒腿跑回家，拿来瓶犀灵解毒片，“吃八片。”

他一张口，干咽了下去。我又给了他二十元钱：“先找个地方住下，喝点开水，发发汗。”

他在大众浴池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好了。交谈中得知，他是魔术师的二徒弟，被称为二师兄。初中毕业后，因为没送礼，分配的工作被人挤了。“我爸给我备了礼。五条‘大人参’。”他愤愤地说，“我才不给当官的抽呢，把烟送给了我舅。”换了父亲一顿揍，就逃出来，已经流浪了三年。

我坦诚地说出了身份和意图，请他帮忙引我混入乞丐群。他迟疑片刻，说，“好吧。”

接下来，便是教我黑话和“帮规”，然后向魔

术师引见了。请记住，此时我已不是我了。我是个乞丐，沈阳市人，因为家庭纠纷外逃。绰号：五合板——因为瘦。用不着姓名。乞丐中最忌讳的就是通名报姓。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名实姓。所有的姓名都是假的。既是假的，就不如使用绰号。绰号具备形象的真实。

通向乞丐的道路蜿蜒曲折。我跟着二师兄，穿过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松柏间一条小路，两旁成百上千座坟堆，整齐地排列成英灵的队伍，而我，在肃然起敬之际，更有一种羞愧之感，为自己，为乞丐，为乞丐的制造者——譬如那个因为没有得到五条人参烟而不给二师兄安排工作的人。我低着头，默默地走着。

二师兄昂首挺胸，不时地向坟冢挥手致意，那神态仿佛是一个大将军检阅自己的士兵。“浑蛋！狂妄！流氓！”我心中接连骂出了三个惊叹号！走到墓地南头，二师兄突然转过身来，向英灵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虔诚得大于九十度。他眼角里噙着泪，晶莹的泪珠儿悄无声息地滴落在坟冢上。一阵微风吹来，柏树的阔叶片儿轻轻地摇晃着，发出哗哗的声响。那是先辈的叹息，为谁呢？

走到墓地南头，二师兄突然转过身来，又向英灵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在“大礼堂”里接受了入帮前的审查。这是一个很大的山洞，在烈士陵园南端的山坡上。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夹着浓重的尿

臊、粪臭。洞里、洞外，一堆堆的已经被风干了的人粪，白花花的尿碱一片连着一片。

“妈的，属牲口的，到处拉尿。”

“到烈士陵园里排泄脏物，还什么‘五讲四美’。”

“说咱们盲流脏，他们更脏。”

乞丐们纷纷咒骂。在马路上小便，嘴里喊着“洒水车来啦”，往建筑物上抹屎，说是“刷油漆”，乞丐们经常用诸如此类的恶作剧发泄他们对人生的不满。但他们绝不弄脏山洞。山洞是他们的栖息之地，他们的家，他们躲避风寒、雨雪和忧愁、悲伤的窝。

喝茅台那个小山洞被称为餐厅。而这座山洞，有七、八米深，十多米宽，二层楼高。洞顶有一道大裂缝，露着天，却进不来光线。一块块的石头，象方凳似的胡乱摆在地面上。乞丐们把这里作为聚会地点，称它“大礼堂”。

魔术师仍然铺了一块白手帕，坐在正中间的一块方石头上。调皮的小东北爬到高处一块凸起的石壁上，不时地向下扔小石子。“哎哟，小×养的。”老三毛骂道。无腿先生一刻也坐不住。撑着双拐（比一般的拐杖短半截），在坎坷不平的洞子里半爬半走。一个没有双臂的，头弯在怀里，咬得衣缝喀嚓喀嚓响。虱子的血，不，他自己的血，染红了他的牙齿、嘴唇。身边坐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张张地数着一大堆汽车、火车票。他不时地捏起铅笔头在纸片上列一道加法算式——仅仅是加法，数字越

加越大，他稚嫩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只有贪婪的成年人才会有的那种满足的微笑。

一个穿绿军服的小伙子，倚在石壁上，捧本琼瑶的《在水一方》，聚精会神地读着。琼瑶热，象射进洞穴里的一缕光线，为乞丐空虚的心灵增加了一点充实。

小东北悄悄地解开裤子，掏出“小手枪”，腹部一用力，一道淡黄色的细细的水柱儿就从膀胱里激射而出，洒在小伙子的头上、书上。“你妈个×！”他急忙往旁边躲，没留神“扑通”摔了个大跟头。

“哈哈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

“我操你妈个×的！”一块坚硬的石头随着骂声飞上石壁，击中了小东北的右臂。

“哎呀——”小东北一声尖叫，贴着石壁滑了下来，鲜血染红了衣袖。他泪流满面，嚎啕大哭：“兔崽子，你真狠……呜呜呜呜……”

小伙子吓得低下了头，喃喃地说：“师傅，我……”

“不用、不用，我有钱。”小东北止住哭声，安慰小伙子，“我惹的事。明天，我赔你一本书。”

魔术师急忙用垫屁股的白手帕给小东北包扎，心疼地责怪他：“看你以后还惹事不。”说着，转过身子，皱紧眉头，狠狠瞪了小伙子一眼。

“你下手也太狠了。他是个孩子……”魔术师

严厉地说，“一天三个鸡蛋，五个肉火烧，供小东北吃到伤好以后。”

就在这时候，我走进“大礼堂”。山洞里立刻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我心中一阵恐惧，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我有些后悔了，写乞丐，上收容站里问问，从资料上抄点数字，再凭相当然加上点观点，足够了，何必来这儿冒险？！万一……

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这乞丐的洞穴，城市脸上的脓疮，不知用什么药物才能治愈；这垃圾箱，堆满了污物，却没有清洁工来扫除。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有老人、孩子、青壮年、高矮、胖瘦、健康的、残废的，西装笔挺的和衣衫褴褛的，欢乐的和忧伤的，什么人都有，唯独没有正常人。在这个世界里，美和丑，善良和邪恶，真诚和虚伪，光明和黑暗，贫穷和富裕，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都在一种神秘溶剂的作用下，掺杂混合成一个奇形怪状的整体，一个谁也看不清楚、说不明白的精神和物质的粘成一团的东西，一个人和兽、和昆虫、和植物、和病菌杂交成的勤劳和懒惰、残暴而善良、美丽和丑陋、庞大而渺小、勇敢而懦弱的怪物。

几分钟的沉默……

老三毛先开了口：“你就是五合村……”

“过奖，过奖。”

“开哪家字号？”小东北早已忘